



开州的平浪箭楼

长江支流澎溪河畔，一座青石灰瓦箭楼
凝固着巴山渝水两千余年的文明肌理

平浪箭楼：乱世中的生存智慧

□一土



重庆开州博物馆 重庆晨报 联合主办

长江支流的重庆开州澎溪河畔，一座青石灰瓦箭楼以60度倾角切割天际，凝固着巴山渝水两千余年的文明肌理。

当战国青铜箭镞的清鸣穿透咸丰四年的石砌射击孔，当现代三维建模的激光束与清末风水罗盘的磁针在北斗方位交汇，这座被称为“凝固青铜剑”的平浪箭楼，正以其独特的建筑语言解码着文明传承的基因图谱——征战与守护、宗祠与堡垒、冷兵器与热辐射，在峡江的时空断层里交织成永恒的生存在史诗。

1 青铜涟漪

澎溪河在黎明时总泛起青铜色的涟漪，那些被江水冲刷千年的崖壁上，忽然会浮起战国青铜戈戟的暗影。我带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队员，在晨辉中登上开州渠口镇剑阁楼村的山脊，那座石砌箭楼正以凝固的姿态切割着天际线。十余米高的条石建筑与江面保持着永恒的倾角，仿佛随时要化作一柄青铜剑，刺入小江翻滚的浪涛。

这或许就是历史的某种隐喻——两千年前的巴人在这座山峰下的余家坝铸造兵器、拓展疆土，两千年后的余氏族人在同一片土地垒砌箭楼、守护家园。青铜与条石，征战与守护，都只不过是长江支流澎溪河冲刷出的文明褶皱。考古队曾在这里的田埂中拾起过沾满绿锈的箭镞，其形制竟与箭楼射击孔的角度惊人相似。究竟是怎样的宿命，让战争与防御的基因，如同河床底部的石英砂，在时光中反复沉淀？

晨辉中的箭楼正门，“余氏祠堂”四

字在斑驳的石匾上泛着青光。我忽然想起敦煌藏经洞的经卷，那些被斯坦因带走的文书，是否曾在某个黎明与故土的石刻产生过神秘的共振？不同的是，这里没有王道士的叹息，只有风掠过射击孔时，发出类似骨笛的呜咽声。

晨曦中的箭楼静默如史，青石上斑驳的苔痕洇染着时光。这座四层石质基座托起巍峨楼体，三级风火墙如龙脊蜿蜒，将青瓦坡顶一分为二。檐角垂落的铜铃在风中轻吟，仿佛在告诉我们咸丰四年的那场大雪——当最后一凿落下“甲寅”年号时，工匠们可曾想到这方青石会替他们守望两个甲子的时光？

目光游走间，余氏祠堂四字依然悬于眼前，楷书笔锋里藏着刀光。左右楹联的刻痕深及寸许，“砺山带河”与“奸人暴客”的警句，在斜阳里流淌着青铜铭文般的森严。最耐人寻味的是门额处“固于金城”四字，笔意浑厚如城墙砖缝里的糯米浆，分明要将宗族血脉浇筑成永不倾圮的关隘。两侧的石刻却泄露了秘密——那些对“龙狮象马”的虔信，对“山高势耸”的痴迷，恰似敦煌壁画中飞天缠绕的飘带，将世俗的防御工事升华为精神图腾。

风掠过石匾上“长城万里”的字样，带起几声鹧鸪啼鸣。我突然懂得，这些深浅不一的刻痕何尝不是另一种长城？先民们把对太平安宁的渴盼刻进石纹肌理，让横竖撇捺化作护城河，让诗词歌赋垒成箭垛。百年前的匠人用錾子写就的家书，至今仍在山岚中喃喃：所谓固若金汤，原不过是把人心砌成砖石的模样。

2 兵法砌石

箭楼的选址堪称军事地理学的典范。它立于陡坡之上，仅有一条60度的斜坡连通山下，居高临下，气势磅礴。余秋雨在《都江堰》中曾对比秦始皇的残暴与仁慈，而平浪箭楼的防御体系同样充满矛盾美学：石墙之坚，非为拒敌，实为守心；箭孔之密，非为杀戮，实为存续。

咸丰四年的川东，空气里飘着桐油与铁锈混杂的气息。当余氏族长决定将祠堂改建为箭楼时，或许正有流星划过澎溪河的上空。那位深谙兵法的老人，用枯枝在河滩上画出建筑图样：底墙厚度半米，条石错缝叠砌如鱼鳞甲；射击孔外窄内宽，恰似张开的弩机；楼枋纵横交错，暗合《孙子兵法》中“奇正相生”的阵法。工匠们将《鲁班经》中的营造尺与战场上的丈量绳并置，让每块条石都成为兵法具象化的符号。

我抚摸着二楼石墙上的烟熏痕迹，忽然听见时空褶皱里传来的对话。持罗盘的风水

先生与握剑的武师正在争执：“此处需合‘贪狼星’位以旺宗祠”“不，当取‘破军星’势以御外敌”。最终，翘檐风火墙的弧度调和了所有矛盾——既如弯弓满月，又似香炉升腾的烟迹。

无人机航拍的剖面图揭示了更深的秘密：那些垂直交错的木架梁，在三维模型里竟呈现北斗七星的排列。这让我想起三星堆青铜神树的枝丫，同样是凡人向天穹投射的坐标。不同之处在于，巴蜀先民将神性铸入青铜，而清代的匠人把生存的智慧砌进了石头。



箭楼一角

3 射孔密码

在箭楼三层的射击孔前，我尝试复原当年据敌的视角。60度陡坡如摊开的卷轴，每一道沟壑都是待书写的战事记录。咸丰年间的土匪或许在此地留下过这样的剪影：他们攀爬时扬起的尘土，在守备人眼中化作水墨画里的飞白；中箭者的血滴浸入沙土，又迅速被江风吹成褐色的印章。

门柱上“居狮子牛角之间，砺山带河”俨然维藩维翰；坐马蹬猴嵯而上，奸人暴客自尔莫往莫来”的对联，此刻在阳光下泛着铁器的冷光。这让我想起余秋雨在《抱愧山西》中描述的票号密押，同样是乱世中诞生的密码体系。只不过晋商用诗词暗语守护白银，余氏族人以建筑修辞捍卫血脉。那些漏斗状射击孔，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密押？外窄内宽的结构，既是对物理空间的压缩，更是对死亡概率的精密计算。

我们在箭楼地基处发现的火箭筒，与战国箭镞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。青铜时代的直射与工业时代的抛物线，在同一个坐标点上完成了暴力美学的传承。而现代修缮工程中采用的毫米级三维建模，又将这种对话延伸至数字领域——当激光扫描仪掠过条石表面时，是否也接收到了两千年前青铜铸造时的热辐射？

4 祠堂戍楼

余氏祠堂的石匾镶嵌在二三楼之间，暗示着这座建筑的身份嬗变。清咸丰年间，川东匪患肆虐，宗族议事的祠堂不得不披上军事的外衣。箭楼内部，本应有木梯盘旋而上，楼板分隔出祭祀、议事、居住、囤粮的空间。而今，这些都不复存在，仅存的榫孔与墙体上的烟熏痕迹，让人想象当年族人持弓据守、炊烟缭绕的场景。

这种“家庙即堡垒”的建筑形态，在国内的宗祠建筑中并非孤例。福建土楼以家族共居抵御外敌，开平碉楼因侨乡富庶而设防，而平浪箭楼则更多了一份乱世中的悲怆。门额上“保安全乐永年”的诗句，褪去了文人题咏的风雅，直白地道出对生存的渴望。当箭楼底层的堂屋中响起现代居民的谈笑时，那些嵌在石缝中的箭镞与弹痕，仍在无声地讲述着血色黄昏中的家族史诗。

阳光攀上五楼风火墙的灰脊时，我的指尖仿佛触到了建筑深藏的骨骼。那些被岁月烟火浸染的榫卯关节，仍在进行着永不停歇的时空推演——昼为宗祠香案承托檀烟袅袅，夜化军事沙盘丈量攻守经纬。清明纸钱的余温尚未散尽，檐角飘落的灰烬已凝作御敌的砾石。这种形神嬗变令我想起姑苏耦园里的“看山楼”，檐角飞举处既是揽月的观景台，亦是藏经的沉香阁，斗拱间流转着双重时空的密语。

在底层堂屋，现代居民安装的电灯照亮了墙上的弹痕。光晕中，咸丰四年的族老与文保专家产生了奇妙的重叠：前者用《营造法式》中的“举折之制”计算屋顶坡度，后者用有限元分析软件模拟结构应力；当年的风水先生说“此地龙脉自巴山来”，现在的结构工程师谈论“地质构造的稳定性”。两种话语体系在同一个空间里形成的共鸣，恰似古琴与电子合成器的合奏。

5 北斗砌楼

江风掠过射击孔时，青铜箭镞的嗡鸣与碳纤维加固剂的低吟正在石缝间共振。平浪箭楼并非孤独的坐标，在开州，残存的十余座箭楼如同北斗星阵散落于渠口、中和、临江诸镇。它们与福建土楼的环形族徽、开平碉楼的南洋密码遥相呼应，却在巴渝特有的时空中淬炼出独特肌理——当岭南建筑用蚝壳抵御海风时，川东的条石正以60度倾角切割着匪患的阴影。

这种建筑形态的基因图谱，深藏在《华阳国志》“山险水铎”的记载里。巴人墓地中随葬的青铜钺，在月光下投射出的轮廓，恰与箭楼风火墙的剪影重合。考古探方揭开的秘密愈发清晰：余家坝遗址的战国箭镞，其飞行轨迹始终指向两千年后那些漏斗状射击孔的轴线。或许这就是文明的遗传密码——尚武不是征伐的余烬，而是守护的星火，从青铜时代的冷淬到青石建筑的堆垒，始终在峡江的褶皱里传递。

此刻无人机正以0.1毫米精度扫描条石缝隙。现代测绘的蓝色激光束，与咸丰四年风水先生的罗盘磁针，在北斗七星的方位上交会。这让我想起敦煌285窟的壁画，西魏匠人用青金石描绘的须弥山，与当代卫星地图上的昆仑山脉产生了量子纠缠；箭楼三层残留的“甲寅”刻痕，在数字建模中化作时间轴上的锚点，链接着冷兵器与热兵器的双重叙事。

绘图员泛黄的坐标纸上，“固于金城”的宗训与射击孔剖面图形成了奇妙的互文——那些向外张开的60度射界，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家训？当福建土楼用《诗经》中的“爰居爰处”安抚客家族群，平浪箭楼正将《孙子兵法》的“居高向阳”刻入宗祠基因。乱世中的生存智慧，最终都凝结成了建筑语言。

下山时，走在杂草丛生的泥沙小道上，我突然发现文物保护的本质，或许就是为时光修建一座箭楼——用碳纤维加固记忆的裂隙，以数字化模型拓宽历史的射界。抬头向箭楼的倒影方向望去，澎溪河河面波纹荡漾的正是文明最坚韧的形态：所有固守的姿势，终将在时间中获得流动的永恒。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开州区文管所 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